

# 中世纪之前西藏美术的 审美特性与风格

西热坚参

**【摘要】** 文章从多方面论述了中世纪之前西藏的美术在发展过程中，所受的中东艺术、希腊健陀罗艺术、克什米尔艺术和中印度帕拉王朝佛教艺术的影响，以及藏族美术自约公元4世纪之前起。接受过东、西两面美术，同时在公元3-4世纪西藏文化曾传送到朝鲜、日本两国。

**【关键词】** 美术；美学；东、西影响；年代；历史作用；意义。

## 史前美术

人们常常把原始社会，比做人类的童年。那个时代正像一个人的童年时期，单纯、天真、富于幻想，虽然幼稚，却满怀信心地向着更成熟的阶段前进。

艺术从它诞生的时候，就是和人的生存环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紧紧联系着，如祸福旦

夕、盈亏利弊等。原始人最感兴趣的形象，常常是与他们的生存有着最密切关系的那些动物形象。藏族文明史上石器时代遗物分布甚广，采集到大量文明遗物。其中美术范畴的岩画、原始建筑、工艺装璜更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西藏岩画是西藏最古老的一种造型艺术。它按不同时期形式分几种不同风格。最原始的岩石艺术需要从原始人自己生存的过程中去认识，在西藏新石器时代初期，原始人岩画艺术遍布很广，其中内容最丰富的是阿里地区日莫东岩画，其大部分题材为远古狩猎图，驯野牦牛、原始宗教、自然崇拜、舞蹈、战争等。其造型朴素、单纯、线条简单、色彩单调，主要是红、黄、黑组成。其中动物画的更富有生命力。风格上早期写实、晚期装饰性较强。

最有代表性的原始建筑是公元5000-4000年前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的“井杆式”木框架围护

结构房屋和外围柱式房屋,以及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中发现的为数可观的磨光黑陶和泥制陶器,其中举世无双的卡若双体兽形罐,它的造型、色彩、做工、技巧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材料有石、玉、骨、贝制成的饰品有笄、璜、环、珠、项饰、镯、贝饰、牌饰等,尤其是曲贡发现的陶制猴头像给我们提示了远古时期藏族人对美的渴望和追求。作为原始宗教性纪念物巨石文化,在西藏陆续发掘其主要形制有祭坛石,石圈和列石,其中最典型的有昂仁宗雅幕村列石遗迹,萨嘎县宗独石遗址,标志着西藏石器文明开始进入金石并用时期。

### 早期苯教美术

约在公元前十至七世纪,以游牧为主的象雄文明兴起于以阿里为中心的西藏西北部,其中心建于阿里地区神山一带,名曰穹隆银城。象雄拥有自己的象雄文字和苯教文化,尤其是象雄王室后裔辛饶米沃切创立了具备一整套理论和相应的教规的“雍仲”苯教,随之产生了古老的苯教艺术。到公元前四世纪,西藏东北部出现了强有力的部落联盟“孙波”,她创造了较为发达的农业文明,又有较发达的冶金和琢玉技术,孙波人信仰苯教“国代女王,共知国政,王居九层”。尤以工艺品和商业贸易著称于中亚。

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新兴的吐蕃部落开始出现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由于自然条件适宜农业的发展,农业文明和冶金业等胜过象雄苯教文明,雅隆文明逐步取代象雄文明。

艺术史上的高度成就,基于社会经济的发达。《册府元龟》载“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至于田,东西千余里,陈胜兵八九万”。古象雄国最早的建筑有:建于公元前七世纪的以窑洞为主体的穹隆银城堡,普兰猛虎城堡、门香老鼠

城堡。其它地方还有建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孙波女王之九层王宫;建于公元前四至二世纪的雅隆河谷吐蕃第一代王聂赤赞布的宫殿雍布拉岗,其建筑具有浓厚的本地文化特色。从庄重、平稳、和谐的比例中显示出一种自然的强大和生命力,宫殿高高地耸立在夏娃雍布拉山上,其威武雄伟的气势令人肃然起敬。

苯教神话是苯教艺术的土壤,苯教文化不仅没有束缚住人们的想象和创造力,而且为他们提供了许多素材。在整个藏区,许多民间故事和生活习俗都与苯教文化有联系。然而,历史总会留下许多使后人遗憾的事情。公元7世纪以后,由于佛教文化传入整个西藏,以其旺盛的活力,在西藏得到迅猛的发展,致使大大地削弱了苯教势力,从此“佛苯”二教成为冤家对头。尽管吐蕃王朝接受佛教文化,但它并不可能完全放弃在整个西藏已经根深蒂固的、在西藏本地土生土长的苯教文化传统。尤其在建筑、雕刻绘画等式样上,仍然表现出苯教文化的特点。今天我们考七世纪以前的绘画、雕塑艺术时,除当时的岩画外,其它造型样式,只能从具有浓厚苯教文化彩色的宁玛派,或藏传佛教其它教深层的文化结构中去发现,而不是从印度传来的护法神像中去探讨,去考察苯教文化艺术的影子。

藏学家尕桑旦白坚参在《世界地理概说》中指出:“内象雄应该是冈底斯山西面三个月路程之外的波斯、巴达选和巴拉一带”。从中我们揣测,内象雄应是波斯至少今阿富汗、克什米尔地区。波斯与象雄在建筑、雕塑和实用工艺品方面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西藏美术中保留着许多中东地区色彩。如阿里普兰九层宫殿与波斯大流士王陵,二者从形状到风格都很相似,都是开凿在半山腰间;阿里王宫的柱式、柱头、柱托都与波斯建筑风格几

乎相同,雕塑方面亦有类似之处。如 出自西藏中部穷结的小型青铜像, [杜齐 《西藏考古》14 图] 与腓尼基北部出土的两尊银像 [《中东艺术史》172 图] 相比较,腓尼基的两尊银像的躯体圆柱式直立,人的头部雕刻得十分粗糙,头戴一顶尖帽,将手放在头顶,其形状与穷结的铜像很相近。杜齐说:穷结的铜像与在伊朗东部发现的某些物品有相似之处。许多日用工艺品如铜、银、金等金属材料制造的扣子、头饰、手镯、项链、打火用具和骑马用具等等,五花八门的用具中除了九眼、十三眼、字、苯教传说中的大鹏等与苯教有关的数字和象征性符号外,其它造型酷似中东出土的小型实用工艺品。它们所具有的特征是:对称的旋转动物象征。绘画中的狮子形象也被描绘成中东或古印度浮雕上所看到的那种极其写实的雄狮造型,与后期描绘狮子形象截然不同。显然受到了伊朗文化遗产波斯风格的影响。它再次证明:居住在世界屋脊的古代藏民族很早就与邻国有着文化交流及贸易往来。

#### 吐蕃王朝时期的美术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公元7世纪以后的藏族主体文化,已不再是苯教文化了,由印度传来的佛教,以其旺盛的活力,在西藏不断扩展地盘。在藏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中,吐蕃王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吐蕃第三十二代英主松赞干布以其雄才大略,实现了统一大业。

宗教对古代艺术的作用,非同小可,古埃及人信仰来世。人们把古埃及艺术称为“来世”艺术,他们注重修筑陵墓,然而,古代亚述人则不信仰来世,故不重视陵墓之修建,王室成员死后,即埋在王宫下面,未有陵墓之建筑艺术。因此,亚述的建筑艺术,仅见于符合亚述国王身份的豪华宫殿。

吐蕃时期艺术建筑从宏观上分成两类:一是王宫建筑、二是佛教建筑,佛教建筑中又分寺庙与寺院两种。建于公元七世纪中叶的王室宫殿建筑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松赞干布在玛波日山上兴建的三座各自为主的九层宫殿,其中心为王宫,两侧分别为尼婆罗赤尊公主和唐文成公主各自所建的后宫。三座宫殿之间架有银铜合制的桥以通往来,桥上有铃作响,以防御外敌之侵犯。“红山此三道城墙围绕”墙高约三十版土墙重垒三度,高而厚,侧长约一由旬余,王宫护城各有四道城门,各门、筑门楼设岗,当时的布达拉虽与17世纪重修过的今日布达拉宫有很大的差异,但仍具有相当宏伟的规模。“红山中心筑九层宫殿”,共九百九十九间房子,加上宫顶的一间共为一千间,王宫护城东门外建有赞普跑马场,跑道用砖铺筑,砖上又铺木板,两侧设有彩色木栏杆,杆上悬挂各种珠宝或成册的瓔珞。当时的布达拉宫及城墙,赛马场规模究竟如何,我们可以从今日布达拉宫措青夏大殿的壁画上略知其宫形。公元八世纪,藏王赤德祖赞及其妃金成公主,在西藏山南的桑耶寺以北建造了察玛郑桑宫殿。公元九世纪,藏王赤热巴巾在拉萨河西左岸建立了著名的温乡朵宫殿,其殿高九层,下三层为石制结构,为藏王与臣相居住地,二层为砖制结构,内住僧人,上三层为木制结构,内供奉佛像,犹如古希腊塞利农特神庙围柱式建筑,只是柱子的建筑,原料不同而已,古希腊塞利农特的柱子是石柱,柱头也是陶立安式,而吐蕃的温香宫殿之柱子却是木柱,柱头也是藏式托柱。

吐蕃时期的宫殿建筑,大体上都继承西藏传统的建筑风格,即依山而建的碉楼式高层建筑。墙体较厚,从下而上有较大的收分,从侧面看形似梯形,建筑的顶部一般为平顶,用木柱木梁、椽子承担屋顶,顶上采用胶泥土踩实。建筑材料一般为石

木和有较好粘性、质地细腻、砂砾稀少的泥土。这种建筑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适合高原气候。宫殿建筑本身也具有城堡乃至城市的作用,像欧洲中世纪城堡或早期基督教堂那样具有极明确的军事防御目的。吐蕃时期,另一种建筑是寺庙与寺院。此类建筑吸收了许多吐蕃境外周边国家的特点,如藏王松赞干布所建的拉萨大昭寺,据史书记载,引请尼泊尔工匠建造,但从殿内门框造型上观察其风格,近似印度石雕。尤其是大殿内的柱身和柱头,近似印度阿键陀石窟中的柱式。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小昭寺具有唐代汉式风格。另外,藏王松赞干布为其藏妃茹雍所建的查拉鲁埔寺,位于日喀则地区岗巴县乃甲切姆的石窟寺庙,都是开凿在半山腰间的石窟和山麓中的,与藏式碉楼式建筑合为一体的寺庙。这种风格继承了古代中东、印度,特别是古代象雄建筑风格。藏语称寺庙为“拉康”,即只有佛像无僧舍的庙宇。吐蕃时期,这类寺庙非常多。据史料记载,每隔十三年建寺108座,而吐蕃王朝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公元八世纪,藏王赤松德赞。在印度佛教高僧寂护的推荐下,迎请莲花生大师入藏。莲花生是印度著名的怛特罗瑜伽轨范师,藏史称寂护论师。法王赤松德赞和莲花生大师为师君三尊,师君三尊合力建成了西藏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寺院(具有佛、法、僧三宝)桑耶寺。据说桑耶寺是依照古代印度波罗王朝的欧丹菩黎(飞行)寺的建造的,其整体建筑布局是以佛教密宗的曼荼罗为蓝本。她的建筑规模宏大,殿塔林立,以金碧辉煌的“乌孜”大殿为主体,组成一座庞大、完整的建筑群。总面积达25.000余平方米,位于全寺中心的“乌孜”大殿,象征宇宙中心的须弥山;大殿四方各建一殿,象征四大部洲,四方大殿的

附近,各有两座小殿,象征日、月;主殿四角又建红、绿、黑、白四塔,在塔的周围架设金刚杵,形成108座小塔。中心“乌孜”大殿为三层建筑,据史书记载,底层为藏式,二层为汉式,三层为印度式。藏文史籍《巴协》中还有关于赤松德赞朝政时期,佛教徒内部印汉僧侣在佛法见地上的激烈争执,以及最终印僧获胜之记载。

吐蕃时期的建筑业极为发达,其中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和赤热巴巾祖孙三代法王时期,尤为突出。这一时期既是快速发展建筑业,又是积极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经验和精华的时期。

在藏族历史上,吐蕃建筑在民用、宫殿、寺院、寺庙和佛塔等方面,曾取得了辉煌成就。吐蕃的烧瓦技术名扬中外,其情形在修建大昭寺、桑耶寺、布达拉宫时,烧制砖瓦,冶炼铁水,浇灌柱基等的资料中的略知一二。至今我们仍能见到桑耶寺的砖有红、黑、绿三种,它们分别属红、黑、绿塔的建筑材料。砖的形状有正方形、梯形,口形四种,大小不一,砖面有文字,系烧前模印而成,表示砖的方位。瓦的形制有板瓦、筒瓦两种,大小也有几种不同的型号,皆施绿釉,釉薄而光亮,瓦面印有藏文,内容与砖文相同。

1958年和1994年文物考察时,建于大约公元二世纪的今阿坝州金川县的原雍仲拉顶寺,废墟处挖掘出部分土陶管。对此陶管当地有这样传说:“该寺一尊菩萨的乳头上能流出圣水”。通过考察,最终揭开了其中的奥秘,原来圣水是通过埋在地下的土陶管接引上来的。其水源在后山丛林中的龙王水井处,离寺庙共有7.5公里,寺内的出水口接到一菩萨的乳头上,并在建筑设计时还安装了控制水量的开关设施。可见古代藏族先民之聪慧睿智。

吐蕃时期的绘画

约始于公元前 825 年左右,聂赤赞布所建的雍布拉康内的壁画,是属于当时的绘画风格,但至今无迹可寻。直贡赞布时期所建的娘容雄布宫和布德贡杰时所建的青瓦达孜王宫,相传亦有绘画与雕塑。

从公元七世纪开始,吐蕃的绘画如同建筑和雕塑一样,具有文化多元性的特点,以开放明朗的性格,吸收印度、尼泊尔、东土唐朝和西域于阗的文化,丰富和充实本土的文化艺术。

吐蕃时期在藏史中称为“佛教前弘期”,自松赞干布传佛至朗达玛禁佛为止,即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时期绘画与雕塑风格相近,追求写实风格。著名雕塑家杰才布坚又是一个著名的画家,他在桑耶寺作壁画和塑菩萨像时,曾以当地人为模特儿,据《藏医史》记载,藏王赤德祖赞(705-755)执政时期,一名毕吉赞巴西拉(又称巴西拉哈)的医生,绘有《尸体图解》、《活体测量》等人体解剖图。另外,敦煌洞窟壁上保存着许多属于吐蕃时期的壁画,敦煌藏经洞里亦有很多,属于吐蕃时期的帛画,六十六个开凿的洞窟中展现着吐蕃赞普等人的形像及服饰等壁画,它们都带有追求写实风格的痕迹,还有在敦煌美术中吐蕃时期显密二宗的神像,拉萨大昭寺亦有吐蕃壁画一片,与此同时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内的编号为斯坦因藏品第 32 号的《千手千眼观音曼荼罗》绘画,榆林第 25 号窟壁画《无量寿变经》等等皆为吐蕃时期绘制的敦煌藏传绘画艺术的杰作。

### 吐蕃时期的雕塑

吐蕃后期的木雕与建筑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方面是由于木雕的用途就在于装饰寺庙,神龛。木雕主要是镌刻在门楣、柱楣上,遗存在大昭寺觉康殿内的门楣,柱楣木雕有明显的印度、尼泊尔造型风格,但是木梁上雕刻的人面狮身像却

有浓厚本地风格。据说当时松赞干布亲自参与木雕工作。山南地区吉如拉康的托木的正面多雕凿龙、凤、狮、虎,据史书记载,该殿由于阗僧侣参加修筑。

石窟造像,在保存下来的石窟雕塑作品中,当属赞普为藏王妃茹雍所建的查拉鲁埔石窟雕刻为最早,该洞窟共有 69 尊高乳雕,都分布在洞窟的三个壁面和中间石柱的周围。其中,少数造像的风格属于吐蕃造像技法。大概是后期留下的雕刻作品,当鉴赏吐蕃王朝时期的石窟造像,使我们联想到公元七世纪古印度南拉贾斯坦的大理石雕像的那种古朴敦实之风。同时暗示我们属于早期西藏本土的雕刻样式,它与印度尼泊尔样式不同,亦不同与中原样式。受了笈多王朝艺术影响的吐蕃另一座石窟造像,是日喀则地区岗巴县乃甲切姆石窟。石窟开凿于断壁上,共 5 座洞窟,洞窟内的壁面上先雕凿出大体形体结构再抹泥成型,这些佛、菩萨像,一般都受印度笈多式艺术的影响,面相丰满,眼细长,鼻梁之高,与额相连,口唇灵语,口角深沉,颈的周围有三条括线。耳大,样子极好,在长垂的聃下有孔。头发,卷发与螺发各半。衣纹的线条流利,透着一层薄衣,好像是为显露于外而作制的。

铜雕和泥塑,吐蕃时期雕塑风格大体分三种;一是造佛像追求三十二相,八十随好的造像理想主义风格,代表作品为吉如拉康佛堂内供奉的释迦牟尼及八大菩萨塑像,二是雕铸追求现实主义风格。如:布达拉法洞中的泥塑松赞干布及二妃、王子及大臣禄东赞,藏文字改革、创新者吞米桑布扎,以及桑耶寺供奉的莲花生大师的铜像,据史书记载,莲花生大师看见雕铸此尊像时,曰:“如我一般”,并给予加持,三是表现夸张手法的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庙内的护法神、大力士,供养人等雕塑

像上。吐蕃时期雕塑材料主要用金铜、红铜、紫铜、白铜以及各种合金。法王佛像,分三种,即上、中、下法王佛像。

### 后弘期美术

公元八三六年,笃信佛教的法王赤热巴巾被其兄朗达马暗杀,此举标明了雅龙王朝的衰亡,佛教受到镇压迫害,西藏进入“灭佛”期。不久,篡位的朗达玛又于公元九世纪被一名叫拉龙白朵的人所杀。佛教在西藏中部地区的黑暗时代约有七十年。当时西藏东部地区的一些僧侣,还在维护佛法,同时,吐蕃王室的后裔及一些贵族逃往西部阿里地区,建立了著名的古格王朝,古格的统治者自公元九七五年以来,致力于重振佛教,佛教复兴几乎同时从藏西和藏东开始酝酿。西藏中部地区的僧侣鲁梅十人从藏东学成归来,开创了佛教在西藏中部的复兴时期。藏西部古格国王拉喇嘛益西沃也为正法兴佛,派遣弟子21人赴克什米尔留学,其中只有两名弟子学成回国传佛,佛教东山再起被称为“西藏佛教后弘期”,由此进入展佛教与佛教艺术在藏区大力扩张的时代。

藏传佛教的重要教派都形成于“后弘期”,因此,“后弘期”是西藏艺术走向多元化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早期在西藏西部,克什米尔的艺术传统极其浓厚。而在西藏中部地区、印度帕拉王朝的艺术遗产、以及帕拉系统的尼泊尔艺术,是最主要的佛教艺术的追求风格,这类风格是“印度——尼泊尔风格”。其他起源于南印度与中亚地区,特别是于阗与敦煌这两个重要的佛教中心,对西藏艺术的影响也很明显。“后弘期”中、晚期是随之而来的鲜明的、富于魅力、相当独特的西藏风格的形成阶段。西藏西部早期美术(十世纪中期至十三世纪早期)赴克什米尔学法的二十

一人中,幸存的两人,于九七八年回古格。这一年,可视为西藏佛教复兴的开端,二人之一的仁钦桑波(958-1055)以译佛经与建寺,对西藏文化艺术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被尊为大译师。他在西藏西部共建寺108座,他三度前往印度,先后逾十七年,带回大量的佛教典籍,同时带回三十二位克什米尔艺术家,他们都曾帮助新建寺庙和佛寺艺术的制作。但西部早期绘画遗存大都集中在今印度拉达克境内的阿奇寺塔布寺(建于11世纪-12世纪)。位于阿里地区扎达县的托林寺是公元九九六年古格王益西沃所建的。该建筑群是殿堂、僧居、108座林塔三部分构成,是藏式和印度克什米尔风格并存的遗迹。

西藏西部早期绘画尤其是卓越的壁画,生动而变化多端的雕塑,与藏中、藏东部有所区别:西藏西部艺术更多地受到克什米尔绘画的影响,其中最典型是位于托土林寺白殿前带木柱门廊壁画“贡养佛”,其风格在藏族绘画样式中不多见,如用色多处褐、黄、黑色等邻近色为主,以及线条的随意性和造型的写意性等特征。芒囊寺是西藏艺术史上意义重大的一个遗址,此遗址壁画表现出了严格的色彩使用及明暗对照的绘画方式。这是西藏其它壁画中十分罕见。意大利藏学家G·杜齐评价这些壁画:“它可以和阿旗陀石窟上的天女像相媲美,而且在形态之高雅及线条之优美上更胜一筹”。还有西部早期绘画中,最常见的装饰性浓厚的各种坛城,其中现已保存下来的有1987年西藏大学艺术系师生在艺术考察活动中挖掘的大译师仁青桑布之寝室里的壁画,这种克什米尔风格西藏化是西藏西部早期绘画创作的主要的灵感源泉。此种影响在木雕和青铜雕像上更为显著。但是总的艺术倾向还是藏式传统风格为主。到了十五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古格王朝的复兴,藏西部艺术

再创与十一至十三世纪早期更为丰富多彩的盛况。

#### 中部卫藏地区建筑

大约公元九七八年,藏中部地区鲁梅等人由藏东部返回到藏中,到十一世纪佛教已深入民间,相当活跃,建寺活动蔚然成风,仅在藏中地区据史籍记载就有200多处,其中各派的代表性建筑有:1045年,阿底峡在抵达阿里三年之后,前往藏中地区,1056年,他的大弟子仲敦巴建起了噶当派的主寺热振寺,当十一世纪后半期至十二世纪,佛教各僧团与其寺院已经遍及前后藏地区,1073年萨迦派创始人贡乔布杰建萨迦北寺;1158年,帕竹噶举派的祖师帕木竹巴建造了丹萨堤寺,1179年止贡噶举派的止贡巴仁钦贝建止贡堤寺;1187年,噶玛噶举的都松钦巴建起了楚布寺;11世纪中叶宁玛派始祖释伽迥乃建宁玛派主寺乌巴垄寺,十一世纪米拉日巴为其导师玛尔巴在洛扎修造的萨嘎古托寺。

十一世纪卫藏地区有不少的绘画精品,虽然流传至今的绘画作品绝多为唐卡,但壁画也有知名的,其中出自后藏夏鲁寺和山南扎塘寺的一些作品断代为十一世纪之作。而断代为此时的一批属于西藏中部地区风格的绘画作品,现藏于列宁格勒冬宫博物馆。扎塘寺的一些作品,断代为十一世纪之作。而断代为此时的一批属于西藏中部地区风格的绘画作品,现藏于列宁格勒冬宫博物馆。扎塘寺,这座建于公元1081-1093年间建筑,其寺内佛殿里保存了面积较大的11世纪末叶的壁画。作品内容主要是佛祖与善男信女,此时的壁画,通常遵循者一种规则的构图样式,这种构图与造型手法起源到中印度、东北印度与尼泊尔的样式,特别强调画面中央的主尊,周围对称性地安置体形较小的人像,然而,主尊显然是画中

形体最大,其像有如永垂不朽的超人。脸部通常是宽阔的长方形或卵形,上眼睑是中印度人像特有的弧状形,鼻梁修长,薄唇施以朱红,手掌与脚掌上都敷上橙红色,背景常常是藏青色,有花朵或装饰图案点缀其上。

一般说来十一世纪这些寺院规模较小,设计成方形结构,庙宇前大部分都有木柱的门廊。这是一种最常见的设计,但也不是一成不变。也有塔型设计,殿内通常装饰壁画,祭坛上面供奉着神像。

许多佛教圣地与佛学院都与中印度,特别是帕拉统治的东印度地区,经由古代边界贸易路线而彼此交流,因此前后藏佛教艺术最主要的追求风格,是中印度,东北印度与尼泊尔。同时也存在内地和新疆、于阗的艺术影响,总之西藏是一个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是内地、印度、克什米尔以及中亚文化影响的地区。

#### 参考书目:

- 1、《中东艺术》(埃及)尼·伊·阿拉姆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 2、《西藏考古》(意大利)G·杜齐著西藏人民出版社
- 3、《西方美术东渐史》(日本)关卫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 4、《藏传佛教四大宗派》Robert.A.F.Thurman著红蓝彩艺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西热坚参 西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